

3月5日的惊蛰节气,标志着仲春开始。惊蛰的美不仅隐藏在明媚春色、田间地头、绽放的花蕾中,也沉淀在古人的一首首诗词、著作中。2017年7月、2020年6月,四川前后两批共20位历史名人名单相继公布。其中,包括落下闳、杜甫、苏轼、司马相如、薛涛等的作品中,都曾有过二十四节气或惊蛰的影子。穿越时光,让我们一起在他们的作品中,再度感受惊蛰的魅力。

当四川历史名人遇上惊蛰

名家诗词作品中藏满春色



薛涛

将24节气纳入历法 落下闳归隐故里观天象

这20位四川历史名人中,要论与二十四节气的关系,落下闳是不得不说的一个重要人物。把二十四节气正式纳入中国历法体系的,正是四川阆中人落下闳。

落下闳,西汉时期天文学家,巴郡阆中(今四川阆中)人。落下闳醉心于天象观察,后在家乡小有名气,经同乡、太常令谯隆和太史令司马迁推荐,被汉武帝征召入京,与当时的官家天文学家唐都、邓平一起研制历法。此历被汉武帝采用,于“太初元年”颁行,故称为“太初历”。

《太初历》对“二十四节气”的确定,将节气、天象、农事很好地结合起来,纠正了之前天象与季节不吻合的现象,解决了农耕的大问题。

为了表彰落下闳的功绩,汉武帝特授他以待中之职。但他选择归隐故里阆中,继续做一位民间人士,潜心研究天文地理。

春意触动杜甫思乡情 “望乡应未已,四海尚风尘”

惊蛰有三候,“一候桃始华,二候仓庚鸣,三候鹰化为鸠”。所谓桃始华,指的是惊蛰之日,桃花始开。唐肃宗上元二年(761年)初春,李都督写了一首《早春》诗,杜甫便作《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》来酬和。诗中写道:“红入桃花



落下闳

杜甫

嫩,青归柳叶新。望乡应未已,四海尚风尘。”写出了在大好的春天里,红色的桃花娇嫩吐艳,青色的杨柳新抽枝叶的春意盎然。而下一句,眼前的美景又触动他的思乡之情,抒发了诗人伤春、伤老和流落他乡的羁旅之情。

跟杜甫的思乡之情相比,苏轼笔下的桃花就显得轻松许多。《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》是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(1085年)在汴京(今河南开封)为惠崇所绘《春江晚景》所写的题画诗。其中,苏轼写下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佳句。桃竹相衬,红绿掩映,春意格外惹人喜爱。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,不仅点明了时间发生在早春时节,也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哲学思考——凡事都要亲身经历,才会有真实的感受。

薛涛惊蛰写海棠 “浅深红腻压繁枝”

惊蛰时分,桃花红,杏花粉,李花白,菜花黄,海棠酡颜。除了桃花,在唐诗中,成都的海棠花也曾经在不少诗人笔下绽放。文学家司马相如曾经写过《上林赋》,其中有“棗、柰、厚朴”等相关的记载,根据后世的仔细考证,发现“柰”是指中国绵苹果及小果类苹果属植物,也就是海棠。

作为全唐诗收录诗歌最多的女诗人,薛涛一生创作了500多首诗歌,流传

至今的有90余首。因元稹的一去不回,薛涛将感情埋在心里,闭门谢客。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知道薛涛是喜花爱花如花之人,特地送来了棠梨花。薛涛亲手栽下了棠梨花,作《棠梨花和李太尉》说:“吴均蕙圃移嘉木,正及东溪春雨时。日晚莺啼何所为,浅深红腻压繁枝。”一句浅深红腻压繁枝,写出了海棠花的颜色之娇艳,花开之茂密,一切蛰伏的美好由此唤醒。

如今的二十四节气中,雨水在惊蛰之前,然而,清代文献记载,雨水作为“二月节”得到重视,其时间在惊蛰之后。清代文学家、藏书家、美食家、戏曲理论家李调元在《月令气候图说》中说:“古以惊蛰为正月、雨水为二月节也。”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表示,我国二十四节气时间次序微调,是古人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、维护生命健康采取的相应措施,并不是任意的、随意的行为。出现先惊蛰后雨水的现象,代表气候较暖,春播就会提早;出现先雨水后惊蛰的现象,代表气候较冷,春播开始晚,保证播种的庄稼幼苗不受冰冻而顺利生长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

杏花:春天最后的愁绪

岁时
草木记

东风既解冻,散而为雨。雨水节气一过,气温回升,降水增多,北方冰雪消融,南方草木萌发,天地间开始有了真正的春意。雨水节气一候油菜花,二候杏花。如果说油菜花和四川的雨水紧密相关,那么杏花就是春天最后的愁绪。

一汀烟雨杏花寒

“杏花春雨江南”,元朝诗人虞集《风入松》中的一句,成为了描写江南烟雨濛濛最具代表性的诗句。实际上,杏树不只生长在江南地区。它分布于全国各地,尤其是华北、西北和华东地区种植较多,南部沿海地区较少。在新疆伊犁一带海拔3000米的地方,也有野生杏林的存在。杏树还可作为防护林和水土保持的优良物种,植于沙漠及荒山之中,这倒是与烟雨情思的江南相背而驰。

即便如此,在中国古代诗词中,杏花还是与绵绵的愁思有关。杏花开于每年的3至4月,恰好赶上了春雨最后的阶段——暮春时节。三四月的春季,虽然已经没有了倒春寒,但也没能赶上夏日的炙热。夹杂在春雨中的,还有一



3月13日,游客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“杏花村”赏花游玩。 新华社发

丝的凉意。大抵是阴雨绵绵唤醒了诗人心中的悲思,杏花大多也与如春雨一样不尽的愁思相关联。“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”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“燕子不归春事晚,一汀烟雨杏花寒”,在这些诗句中,既有忆旧之愁、

“世味薄似纱”之愁,也有怨别之愁。

杏花两株能白红

“居邻北郭古寺空,杏花两株能白红”,韩愈写出了花朵的颜色。我国的杏花有多种颜色:白色、粉红色、白色带红色、白色夹杂粉红色,你既可以把杏花比作白雪,“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作尘”,也可以说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。实际上,说是“红杏”略有些牵强了,因为杏花的红远没有红梅那般艳丽。将杏花写成是“红杏”,可能指的是其粉红色,也有可能指的是杏树上紫色的花萼。

不同品种的杏花花萼呈现出紫红色、紫绿色、红褐色等颜色。在杏花含苞待放时,我们看到的红色花苞,便是花萼包裹着花瓣的样子。有一种说法是杏花会变色,这也指的是杏花开放后花萼脱落,露出白色或粉色花瓣的样子。

“杏坛”“杏林”有所指

杏树原产于我国。阿来曾经在《成都物候记》中提到,判断一种植物是不是中国本土植物,可以从名字的字数上来看。两个字的,例如葡萄、石榴、雏菊等,大都是由外国传入中国的植物,一个字的,例如桃、杏、梅,则是本土植

物。早在《山海经》中,杏树就已经出现了:“灵山之下,其木多杏。”“又东北三百里,曰灵山,其上多金、玉,其下多青腹,其木多桃、李、梅、杏。”《庄子》中记载孔子授学的场景,也提到了杏:“孔子游缁帷之林,坐杏坛之上”。因此在今天,“杏坛”用来比喻教育界。

除了教育界,杏花还“横跨”了医疗领域。相传东汉末年的名医董奉行医不收钱,患者痊愈后,只需要在荒山坡上种下杏树即可。重症者种五棵,轻症者种一棵。很快,荒山坡上便形成了一片杏林。杏子成熟后,董奉又将杏子收集起来,用杏子换取粮食,而后又拿粮食救济贫苦百姓。因此,现在人们在称赞医德高尚、医术精湛的医生时,才会用到“杏林春暖”“杏林高手”等成语。

虽然没有似美人面孔的桃花娇艳,也没有傲雪寒梅的铮铮铁骨,但杏花已经同烟雨江南一起,构成了属于自己的美学世界。这在追崇雅致之美的宋朝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正如余光中在《听听那冷雨》中写道:“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,美丽的中文不老,那形象,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。”这样的杏花形象,也将会随着中文的赓续,一同传承下去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